

重建家园

中国传统文化批评与重构

徐兆寿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重建家园

中国传统文化批评与重构

徐兆寿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建家园：中国传统文化批评与重构/徐兆寿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5

ISBN 978 - 7 - 5161 - 9688 - 5

I. ①重… II. ①徐…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510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罗 莉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李 林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25
插 页 2
字 数 253 千字
定 价 8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辑 重新理解孔子和老子

文学的大说时代	3
孔子的文学实践	8
孔子的伟大创作	14
师道：子贡创立的信仰	24
孔子的追随者	34
孔子与儒家	42
从夏启到孔子：家天下的合法化	48
孔子，人类思想道德范式的创立者	56
孔子为什么晚年喜欢《易经》	66
孔子的出生与私生子的争议	70
孔子真的是“述而不作”吗？	90
孔子的反对者	110
老子，第一个私人写作者	120
老子哲学	
——母系文化的继承者	130



第二辑 传统经典的精神立场

无用之文学

——在西北师范大学“文学联合会文学讲座”

上的演讲（2015年5月4日） 155

文以载道：原典创世的法则之一

——在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重返经典”电视

大讲堂上的演讲（2015年9月1日） 183

自由与法：原典创世法则之二

——在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重返经典”电视

大讲堂上的演讲（2015年9月7日） 203

《红楼梦》：中国古典主体精神的终结者 238

《金瓶梅》真的比《红楼梦》要好吗？ 255

《三国演义》的精神与病态 260

第三辑 中国传统文化批评与重构

中国古代文化的特征 271

中国文化如何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81

为什么要学习西方文化

——在《西方文化概论》讲授前的演讲 289

什么是真正的历史 299

信仰从这里开始 307

中国性文化批评 335

后 记 348

第一辑

重新理解孔子和老子

文学的大说时代

在去曲阜的前一周，我到一所学校里讲孔子，题目是《文学青年孔子》。有人在微信上说，你这是要解构孔子？我回复道，非也，我是还原孔子，重新理解孔子。孔子在世时也与我们一样，是一个，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也浑身缺点的人。在我看来，孔子和我们今天的众多文学青年一样，都是被某种梦想所惑，以为那些梦想才是人类真正需要的梦想，然后不断地想让人认可它，并试图改造这个社会，但最终脱离了现实，活在梦想中。我们都是被梦想伤害了的人，但又不承认那伤害。因一意孤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是失意之人。永远走在路上，梦想永远也在前方。这就是我所说的文学青年的特点。

我认识很多被文学伤害的人，他们一刻都未曾停止过梦想，从未放弃过写作，但生活中他们都是失败者，但我始终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文学者。那些在文学生活中获益多多、志得意满的人们，实际上是离文学越来越远。他们以为掌握了文学的话语权，并享受这权力带来的种种益处之时，实际上文学正在离开他们。文学永远属于那些对其抱有强烈热望的人们，属于真正的文学青年。



这样说来，孔子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文学青年。

事实上，当我们这样来知人论世的时候，就能真正地理解孔子，亲近孔子，并以此而使自己也得到某种升华。我以为，这种方式比通篇对他的赞美要更利于让人们接受。《孔子世家》就是这样的风格，所以每当我读这万言字时，就感觉孔子是我的另外一个自己，一个未曾谋面但神交已久的知己。

孔子在世的时候，文学才真正诞生。我这样说的时候，那些古典文学的教授们肯定要破口大骂了。他们会说，那《诗经》算什么呢？

是的，《诗经》中的国风是文学。但它没有作者，也就说明那不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一定是个体觉醒之后的事情。而在中国，文学的觉醒期就是诸子百家时期。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散文，屈子的《离骚》，一定是有我的觉醒，有我的意气、思想、灵魂在鼓荡。它与《尚书》那样的国家体的八股文是不一样的。文学是个人的事业。

但是，这样说的时候，是不是就意味着文学是小的，是表达个体存在的一种语言艺术？我不这样认为。文学在历史中不是静态的，就好比我说它在诸子百家时期才真正诞生一样。那么，它在每一个时期就都会有自己的存在形态和方式、地位、意义。

今天我们总是说，我们不要把文学说大了，文学一定是很小的，是以小见大的。那也只能说是今天的一孔之见。文学在觉醒之时并非那样。它是大说之说。老子说的是世界之初，天地之大道理。孔子讲的是大历史，是要让帝王、贵族以及百姓们都听的关于人的道理。而那个嬉笑怒骂的庄子看起来极不正经，但他讲的是天地间的大自由、大自在。他上嘴唇顶着天，下嘴唇挨着地，无边无际地与



你聊天。你就着了他的魔，喜欢上他来。墨子也一样，讲的是国家与国家不要战争，人与人之间要兼相爱。

哪一个谈的不是个人理解的大道理？哪一个不是觉醒后的圣人？哪一个不想指点天下？行无为之教的老子谈的恰恰是最大的道。世界从他开始，然后过渡到孔子，最后被庄子讥讽。文人相轻的事从庄子开始。

那个时候，文言是文学的主流，就像今天小说是文学的主流一样，诗歌居于其次。诸子要通过文言来讲述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摆脱了天子的约束，也摆脱了诸神的监督，他们“哗啦”一下子都冲到了前面，把世界吵醒了。尤其是孔子，他不是一个人在说，他是领着一个庞大的团队在到处游说。老子和庄子都觉得有些烦了，说孔子扰乱了人心。他们甚至也说出了狠话：绝圣弃智，天下治矣。

如果那时有微博或微信，他们肯定天天在吵架。但孔子的粉丝很多，肯定会把老庄骂死。老庄总是单兵作战，喜欢独来独往，当然他们也不屑于与那些粉丝恋战。假如老子出场，定是像王家卫与粉丝们见面，话不多，但句句是旷世名言。然而老子肯定是不出场的，至少时机一直未成熟。他在他将隐世之时送给世界几句话，而这几句话就够文青们玩味一世了。

也就是说，文学才刚刚觉醒，所以大家要拼命说话，拥有话语权。文言也与这种方式相适应。诗歌在那时居于其后。至于小说，在那时是不入流的。小说家流，乃街头巷尾闲言碎语耳。但后世的荒谬在于，学者、作家们每每要找其源头，便找到诸子时代的小说家流，以其为正宗。于是，大谈小说的本源在于闲言碎语，甚至于像张爱玲、王安忆所以为的流言记述。事实上，在诸子时期，小说乃小道耳。



孔子、老子、庄子之大说到哪里去了？“五四”以来学者们引进了西学，西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门类，名曰哲学。于是，人们自然地按西学之划分把广义的文学分为哲学、历史、文学。把有思想或形而上一类的大文学归为哲学，而将孔子之《春秋》、太史公之《史记》一类的文学归为历史，文学剩下什么呢？确实是闲言碎语，不入流者也。

然而，自“五四”至20世纪80年代末的每次思想运动，文学家始终站在潮头，即使是哲学家也愿意谈文学，而将自己归于美学一类。为什么呢？因为作家们不愿意做闲言碎语之闲文章，而是想大说自己对时代的看法，想改变世界、改变人生，使人生在大时代中有永恒之光芒。“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人的文学”不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吗？但是，悖论也恰恰在于这些新文学运动的旗手们总是强调文学要独立于政治，文学要独立于皇帝。后来的文学家们进一步说，文学不要“文以载道”之传统，文学甚至要与国家意志分离，作家是独立的知识分子，应当站在国家意识形态的远处批判一切。

要干什么呢？不又回到诸子百家时代了吗？不还是想大说自我吗？

文言之后，诗赋居于主流，所以，赋自然就承担起了大说者的角色。屈子之离骚、汉之赋便产生。但文言始终并行不悖地存在。司马迁之《史记》仍然继承诸子尤其是孔子《春秋》大义，以笔为旗，以梦为马，树立自己的天下观、文人观。唐诗绚烂，然李白承庄子、杜甫继孔子，脉脉相承，何以断哉？即便如此，韩愈仍觉得文学在退步，反身向古，古文运动始焉。明清小说之时，说唱艺术成为主流，于是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文言被革



新后再次以新的方式出现，这就是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不都是儒家的大说吗？《西游记》难道不是佛家的大说？独独出了《金瓶梅》和《红楼梦》，别有风景，说的都是小事。今天的作家、学者们便都说，你看小说就是要往小里说，但他们为什么不说《红楼梦》之大？那种存在于人心的虚无之大，那些亘古以来就有的蛮荒之情，还有对儒家的深刻打击，对道家 and 佛家的由衷赞美。假如没有了这些广大的存在，《红楼梦》何以成梦？贾宝玉魂归何处？

今之才子们，看到了那些小技，便心有所动，玩弄辞藻，以为那便是传说中的小说之主流。悲哀啊！他们哪里能看到自孔子、老子、庄子以来就息息不断的大说，那就是对道的观照。假如说，孔子喜欢正面强攻人性、道德、世界的话，那么，庄子便是曲笔入道，从人性与世界的另一面说起。一个说有，一个说无。但他们讲的都是道，只不过在普通人看起来是对立的存在，而老子在《道德经》中早就有总结，它们是道的两面，“同谓之玄”，皆为道耳。

电影产生的时候，它与诸子时代的小说家一样，乃娱乐耳。所以，人们便以为电影的本质就是娱乐。可是，当电影慢慢地成为生活中的主流而小说渐渐式微之后，人们便要找大说的承担者，所以纷纷诟病电影。从这一意义上说，电影也将承担大说者的角色，否则电影便让位于别的艺术。

说透了，就是一句话，谁担当大说者，谁就是主流。自孔、老以来，从来如是。那些世故的文学终究是要被扔进历史马桶。尤其是在每一个更新换代之际，文学的大说被表现得澎湃有力而激动人心。而那些大说几乎都由一群文学青年完成。一部《新青年》就道明了真相。

孔子的文学实践

在烈日炎炎下，我们从孔庙再到孔府，然后驱车来到孔林。当我坐着电瓶车穿过那无数的坟茔时，我被震撼了。我去过秦陵，也去过十三陵。虽然我未去过埃及金字塔，但通过各种方式目睹过它的庄严、宏大，然而，它们都没有让我如此震撼。

世界上帝王从来都有浩大的陵墓，这是权力、专制的象征。他们死了也要显现自己的伟大。可是，孔林的伟大不在这里。孔子的墓也就那样一处，大概不到一亩地。但是，在孔林躺着的是十多万孔子的子孙。那些大大小小的坟茔上长满了青草。它们似乎在告诉世人，瞧，帝王终有时，且死后都不得安闲，总是有盗墓者打扰，然而圣人享有世人对其永恒的敬仰，有数不尽的子孙，且因为薄葬几乎无人去盗。我问讲解员小吕，“文化大革命”时批林批孔这里有什么损失，夫子墓是否被挖？小吕说，是的，只有“文化大革命”时遭遇不测，但是人们在挖孔子墓时，发现坟墓里到处都是盘根错节的大树根，根本无法挖开，便放弃了。那些延伸到地底下的根脉多像孔子的象征啊。世上有多少人都想把孔子打倒，但都像蚍蜉撼大树，无济于事。



这三千亩浩瀚的坟茔，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帝王的事业都要壮观、伟大、无与伦比。我带着难以言表的感叹出了孔林，然后又坐车回曲阜。忽然，我看见前面曲阜的城墙，便问小吕，当年孔子就是从这里回到鲁国的吗？小吕笑着说，这个我不知道，应当是吧。其实，也许孔子是从其他门进去的，但我问的肯定不是哪个门的问题，而是，孔子一定是回到了这座据说比孔林都小的鲁国国都了。

那年，孔子已近七十岁了。司马迁在《史记》里写得很明白。五十六岁那年，孔子第一次执政，就显示了不凡的才华，结果招致齐国的担忧和季氏的嫉妒。齐国给季氏送来美女和财富，离间孔子。孔子恃才，一直等着鲁定公给他的祭肉，但没有等到，便失意地离开了鲁国。十四年之后，返回鲁国。史书上说，孔子六十八岁返回的鲁国，但这样来算不满十四年。说七十岁也不合适，因为六十九岁那年他还出席鲁昭公夫人孟子的葬礼。所以，六十九岁可能更准确一些。我记得周润发演的电影《孔子》里，当孔子远远地看到鲁国的城门时，他泪流满面，跪在地上亲吻故乡的尘土。那一刻，我的眼睛也湿润了。

他是如此失败。但是，在剩下的三年多时间里，他并没有因此而悲伤、颓唐，而是做了很多大事。他的学生感叹道：“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的确，孔子没有像老子、庄子那样为我们留下系统的著作。他的言语都是弟子们记录而成。他说自己述而不作。此说虽然有些牵强，但总还是能说过去的。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后世那么多人著作等身，却还是觉得无法与孔子相比？比如董仲舒，他真正地实现了孔子的理想，做了帝王师，行了仁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有《春秋繁露》《天人三



策》《士不遇赋》等著作，但我们总觉得他比起孔子，还是缺乏得很多。再比如朱熹，官至巡抚，著述甚丰，一生显达，是理学的代表人物，但比起孔子来，仍然觉得他太小了。再不要说那些历代的文人大学士及诗人、作家了，他们更是难以望孔项背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孔子显得如此伟大？

我的理解是实践，且是失败而执着的实践。不是他思想的高远、深邃、广阔和伟大，也不是他学富五车，而是他对道的实践。

老子也无法与其相比。因为老子只留下言论就转身隐去，背对世间了。如果说老子的实践在于隐世，那么，他也在真正地实践，只是这实践对于世俗世界来说，多少有些冷漠。但是孔子的古道热肠和行踪历历在目，且令人疼痛。

庄子更是与其无法比拟。庄子有那样浪漫、奇幻、深邃的散文，这世上至今无人能及，但是他没有孔子那样的牺牲精神。庄子太私我了，而孔子就显得广大无边，无私得多。

难道在中国历史上还有比孔子更伟大的人吗？我找不出第二个。

他三十岁开始办教育，大概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办私人教育的人。那时候，除了国家办学外，还没有人那样做。但是，孔子做了。他为什么要做？难道是像今天的人要办教育产业吗？他是想在那个知识和学说被贵族及国家垄断的时代里，让更多的人接受教育。他是敢吃螃蟹的人。他有教无类，不拒绝任何人，庶人他也愿意教育。他哪里知道，从他办教育的那一天起，他就被上天选中了。他要替上天来传达仁爱的思想。而在整个人类史上，那些伟大的导师都是办教育的人。释迦牟尼是这样的人，苏格拉底、柏拉图是这样的人，耶稣是这样的人，连穆罕默德也是这样的人。帝王想拥有的是广阔



的疆域，而伟大的哲学家、宗教领袖想拥有的是精神、灵魂。帝王一直想永恒，长生不老，使自己的基业万世相传，往往速朽了。那些哲学家、宗教领袖自然是要传万世之法，但他们多么渴望现世的认可与幸福，往往失败了，然而上天也有公道，使这些伟大的传道者享受万世之拥戴，成为人间的神祇。他们各行其道，各有天命。

在教育中，孔子获得真理，也获得上天的鼓励。他总是说上天如何如何。上天是他一切力量的来源。他相信如此这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到了五十岁的时候，他就完全相信这是天命。他在办教育之外，尝试着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后人都认为他喜欢做官。是的，做官是他实现理想的最好的途径。那些批判他的所谓志士们，试问在那样的时代里，他要让自己的理想变成现实，要让君王们相信仁政是天下最好的政治，除了成为官，还有其他的渠道吗？

如今，在后殖民主义学者萨义德的理论启示下，中国乃至全世界无数的知识分子以为不参与政治就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更进一步，只有站在远处永远批判政府、既得功名者以及一切主流意识形态的人，才算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也许这是今天知识分子的一种选择，然而，我还是以为，这是一种与伟大的实践相脱节的空论。

在一切的言说中，唯有对言说的实践才是真正伟大的行为。龙树的思想虽然难以与释迦牟尼相比，但是他的聪明智慧决不在释迦牟尼之下，然而为什么在人们眼里，他只能是一位菩萨？因为他没有释迦牟尼那样伟大的实践。释迦牟尼敢于放弃荣华富贵，甘于做人类最卑微的乞讨（化缘）行为，他在世间进行了四十多年的教化活动。苏格拉底的智慧一定比柏拉图的要大吗？不见得。他们的教育活动有多大的差别吗？是有一些，但不见得有多少高低的不同。



但是，苏格拉底最伟大的实践在于，他愿意舍弃生命而实践自己的言说。相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无法与其相比。耶稣的实践也是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

是的，孔子与他们一样，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乃至一切宝贵的东西都舍出去，从而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就是他们伟大的实践。相比来讲，孔子、苏格拉底、释迦牟尼都没有自己的著作，他们的话都是由弟子记述而成。然而后世写作者比比皆是，即使写出了天下真理，却不去实践，哪一个又能与他们相比呢？

我读《论语》里的每一句话，都是与孔子广阔的胸怀、不幸的人生遭际尤其是他不为人知的郁闷心理联系在一起，我觉得那些言语每一句都充满着惊人的力量。犹如我读海子的诗，就一定要与其为诗歌献上年轻的生命这件事联系在一起。同理，在我读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一样，我总是想到那个为古中国文化而殉道的细节。他们都是把生命的鲜血、呼吸浇灌在每一个汉字中间的人，所以，他们写的文字那样鲜红，那样沉重，令人伤感。而孔子说过的每一句话，我都觉得他是可以亲身实践的，相反，我觉得他如果做不到的话，就一定不会轻言。佛教里称之为妄言。

我们今天的小说家、诗人都在闭门造车，天天想着鲁奖、茅奖和诺奖，罕有人去为自己的言说而实践。我们的那些学者，也天天坐在故纸堆里考证古人的言词，心里想着职称、津贴，少有人去阐发造福世人的真理，更不会以生命去实践这真理。呜呼！正是这些坐在书斋里的闲人们在批判那些伟大的实践者。

我总看见，浮士德博士在放弃自杀后走向广阔的生活，去实践自己的理想。尽管他是被魔鬼诱惑着追名逐利，也曾做过不少恶事，